



顯克微支短篇小說集

作家出版社

顯克微支短篇小說集

施蛰存 周啓明譯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五年·北京

顯克微支短篇小說集

施鵬存等譯

*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)

東四顯條胡同四號

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：(123) 字數：264千

開本 33.5"×46" $\frac{1}{32}$ 印張 11 $\frac{7}{10}$ 插頁 2

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00001—17000

定價(6) 1.20元

本書出版說明

本書中的八篇小說，均從 J. Curtin 的英譯本轉譯。『炭畫』從 Hania (Little, Brown and Company, Boston, 1897) 一書譯出，譯者周啟明；其餘七篇均從 Sielanka: A Forest Picture and Other Stories- (Little, Brown and Company, Boston, 1899) 一書譯出，譯者施蜃存。

附錄『亨利克·顯克微支』一文係根據 СЕХКЕВИЧ: АМЕРИКАНСКІЕ НОБЕЛІЙ (ДЕТНІЗ, МОСКВА, 1951) 譯出，譯者王易，譯文略有刪節。

作家出版社編輯部

一九五四年十月

目次

炭畫·····	一
爲了麵包·····	六
奧爾索·····	七一
會長·····	一九六
誤會的笑話·····	二〇九
燈塔看守人·····	二二三
一個普慈南家庭教師的日記·····	二五一
勝利者巴爾代克·····	二七三
附錄	
亨利克·顯克微支（聶姆慶斯基）·····	三五二

炭 畫

第一章 在這章裏我們認識了那些主人公，期望有什麼事情將要出來。

在羊頭村村長的辦公廳裏，寂靜得像是在播種罌粟的時候一樣。村長是一個農民，年紀已經不小了，他的名字是芳濟舍克，姓蒲刺克，正坐在桌子前面，很緊張地用着心在一張紙上塗寫什麼東西。村會的書記滂左爾什克，年輕，很有希望，那時站在窗門口，抵禦那些蒼蠅，保護自己。

這辦公廳裏蒼蠅很多，正像在牛欄裏一樣。所有的牆壁上全爲牠們所污染，失掉了原來的白的顏色。桌子上頭掛着的聖像的玻璃上面，紙張、鈴記、十字架像、村長的公文簿籍，也都同樣地受了污染。蒼蠅也落在村長身上，同落在一個普通的村會議員身上一樣。但是牠們特別被引到滂左爾什克的頭上去，那是搽有香膏，又洒過紫羅蘭香水，滿是香氣的。在他的頭頂上有一整隊在打圈子，牠們在他頭髮分開的地方坐了下來，成爲若干黑色的、活着的、能動的團塊。滂左爾什克時時很小心

● 意思是糖蘿蔔。

● 波蘭語「滂」是男人的稱呼，略如先生。「左爾什克」的意思是絞手。

地舉起手來，隨後很快地把手拍在他的頭上，祇聽見他巴掌「撲」的一下的聲音，那一羣往上飛起，嗡嗡地響着，滂左爾什克抓起他的頭髮來，檢出那些蒼蠅的尸首，丟在地上。

那時候是下午四點鐘。全村子裏都很寂靜，因為人們在田地裏工作，可是在辦公廳的窗門外邊，有一頭母牛在靠着牆自己擦癢，有時候從窗門口露出牠噓着氣的鼻孔來，從牠的嘴邊掛着些口涎。有時候牠把那沉重的頭摔到自己的背上，去趕走蒼蠅，有時候又用牠的角磨那牆壁，那時滂左爾什克便從窗門口往外邊看，大聲叫道：

『呵！嗨！讓那鬼——』

隨後他在掛在窗上的鏡子裏看看自己，整理他的頭髮。

村長終於出聲了。他用馬速維亞人的口音說道：

『滂左爾什克，你寫這「包」告吧。這在我有點兒困難。況且，你是幹書記的。』

但是滂左爾什克正在不高興，凡是遇着他不高興的時候，不管什麼事情村長都祇得自己去幹了。他很輕蔑地答道：

『什麼，我是書記便怎麼樣呢？書記在這裏是專爲的寫文書給長官和委員的，但是給像你一樣的村長，你自己寫去吧！』他又很看不起地接上去說道：『村長對於我算是什麼？什麼東西呀？一個農民，那就完了！你對一個農民隨意地做去，他總是一個農民罷了！』

於是他整理他的頭髮，再在鏡子裏張看。

村長覺得有點氣了。他回答道：

『可是你注意！我不是同警察長官喝過茶麼？』

『我才要來管你的什麼茶哩！』左爾什克不以爲意地答說。『而且沒有亞力酒吧，我猜想？』

『那是不對的！因爲這茶也帶有亞力酒。』

『好吧，讓它帶有亞力酒，但是我還是不寫那個報告。』

村長發怒回答道：『倘若紳士的性格是那麼嬌貴，那爲什麼要請求當書記呢？』

『但是誰請求過你呢？我當書記，就祇因爲和長官的交情。——』

『啊，好大的交情。在他來到這裏的時候，你不敢從你的嘴裏吐出一口氣來了！』

『蒲刺克！蒲刺克！我警告你，你說話太過分了。你的農民骨頭連你給的那書記職務，塞住在我的喉嚨裏。一個有教養的人留在你們中間祇落得變庸俗了。我若是發起怒來，我將把書記職務和你都丟給魔鬼——』

『你要這麼做麼？那時你怎麼樣呢？』

『什麼？沒有這個職務，我會得去嚼橡子度日麼？有教養的人將能照顧自己。你不要給一個有教養的人担心！就在昨天裏，巡檢斯妥爾皮支奇對我說：『呃，左爾什克！你該是一個魔鬼，不單是副巡檢，因爲你知道草是怎麼生長的。』對傻子們說什麼呢！你們的書記職務在我是祇配唾棄的東西。一個有教養的人——』

『呵，但是，即使你離開了我們，世界不見得就會完了。』

『世界不見得就會完，但是你將把一塊揩碗布蘸在柏油桶裏，用這去寫在書上吧。在你隔着天

鵝絨衣服挨棍子以前，你總是舒服的。」

村長開始搔他的頭皮了。

「祇要說點什麼話，你就立即跳腳了。」

「好，那麼別太多開你的嘴吧。」

「行了，行了！」

於是那裏又安靜了，除了村長的鋼筆在紙上慢慢寫着，吱吱地響。末後村長伸直了身子，把筆尖在衣上擦乾了，說道：

「現在，好了！我把這做成了，憑了神的幫助。」

「把你雜湊起來的東西唸來聽聽。」

「我有什麼要雜湊的呢？我祇把要說的話都正確地寫了出來罷了。」

「我說，你且唸來聽聽。」

村長用兩隻手拿着那張紙，開始唸道：

「給菩提樹村村長。憑了父、子與聖靈之名。阿們。長官命令徵兵名單要預備在聖母節日後，又在教區牧師那裏的你們的戶籍，又我們的男子到你們那邊去收穫的，你明白麼？說是那些須要寫好，還有那些收穫的人，都在聖母節日前送到，凡是過了十八歲的。因為你如不辦，你要得到申飭，那麼我同你也是一樣。阿們。」

這位可敬的村長每禮拜日聽牧師講道，末了以阿們作結，因此覺得這樣結尾最是鄭重，而且也

適合於莊嚴的文體，但是左爾什克笑起來了。他問道：

『這是怎麼？』

『好，那麼不如你自己寫吧。』

『的確我要來寫，因為我替羊頭村害羞哩。』

左爾什克坐下來，拿起筆在手裏，先畫了許多圓圈，好像是在蓄養氣勢，隨即很快地寫了下去。這咨文不久就成功了。作者理直了他的頭髮，唸下去道：

『羊頭村村長咨菩提樹村村長。准長官命令，徵兵名簿當於某年某月日齊備，故告知菩提樹村村長，凡羊頭村農民記名簿籍，存該村教區者，當從速提出，移交敵村。羊頭村農民在菩提樹村工作者，應與教區簿籍同日歸羊頭村報到。此咨。』

村長用心地去聽每個字的聲音，他的臉上現出一種精神專注和集中的神氣，那差不多是有點宗教氣了。每字每句，他聽去都覺得多麼美妙和莊嚴，多麼徹底地像是官樣文字。例如，就是那起頭的地方，『准長官命令』。村長崇拜那個『准』字，但是他斷乎學不會這字，或者即使他知道怎麼地使用這字起頭，可是後邊是一個字也說不下去了。從左爾什克的手裏這却是像水一樣地流出來，所以就是在縣署的辦公廳裏也沒有人能比他寫得更好了。這之後，村長拿鈴記來塗上黑墨，蓋在這紙上，連桌子都顫動了，於是這一切便都成功了。

村長說道：『噫，你的好腦袋，好腦袋！』

左爾什克安靜了下來，說道：『對，可是一個搞文字的人乃是寫書的，——』

「你也寫書麼？」

「你還問哩，好像是不知道似的。但是那些辦公廳裏的書，是誰寫的呢？」

「真的。」村長這樣說了，過了一會兒又接着說道：「那些名簿現在就要霹靂那麼快地都來到了。」

「可是第二件你應當留心去給村裏去掉沒用的人了。」

「你怎麼去掉他們呢？」

「我告訴你，那長官常在訴說，羊頭村的人的品行都不及格。他們常是在喝酒，他說。這是滿刺克，他說，不去管理那人民，所以事情得找到他頭上去。」

「是的，我知道，」村長回答說，「一切事情都找到我頭上。羅札爾卡·科伐夫哈生了孩子的時候，法庭判決給她二十五板，叫她下回會得記得了。法庭上說：「因為這在閨女是不對的。」誰命令的呢？那是我麼？不是我，却是那法庭呀。我和那事有什麼關係呢。讓她們自己都去生孩子吧，若是她們喜歡。法庭在指導着，隨後却來歸罪於我。」

在這時節，那母牛那麼用力地撞着牆壁，辦公廳都震動起來了。村長大聲惡狠狠地叫道：

「呵！嗨！讓鬼把那一切——」

書記坐在桌子旁邊，再向着鏡子張看，說道：

「你是活該，為什麼你不管好的呢？關於這喝酒的事情，也正是一樣的。一隻癩皮羊引得全羣迷路，他引了人們往酒舖裏去。」

「自然，那是大家知道的事。但是說到喝酒，在人們下地工作的時候，酒也正是必要的。」

『但是我告訴你祇這一點，去掉勒巴，一切就好了。』

『什麼，我去拿掉他的腦袋麼？』

『你不用拿掉他的腦袋，但是現今他們正在編造徵兵冊子，把他寫在名冊裏邊去，讓他抽籤，這就夠了。』

『但是他已結了婚，有一個一歲的兒子了。』

『上司裏有誰知道這些事呢？他不會得去控訴，即使他去，他們也不會聽他。在徵兵的時候沒有人是閑空的。』

『啊，書記大人，這在你一定不是爲的喝酒的問題，却是勒巴老婆的問題了。這正是觸犯神明的一件罪孽呀。』

『這干你什麼事呢？你祇應當幹這個去，你管好了你的兒子。他是十九歲了，他同別人一樣的要抽籤的。』

『我知道這個，但是我不讓他去。假如沒有別的方法，我將去贖他出來。』

『哦，倘若你是那麼一個富人，——』

『上帝有一點銅錢在我的手裏，這並不多，但是或者這也可以支持了。』

『你肯付出八百盧布的銅錢麼？』

『我既說要付，就是要付的，即使是現錢。後來祇要上帝允許做村長下去，憑了他的至上的援助，那錢在兩年裏便會回到我這裏來了。』

『這將回來，或者這也將不回來。我也需要錢，我不能全都給你。一個有教養的人總是比愚昧人有更多的支出。若是我們把勒巴代替你的兒子去當兵，這在你也可以省一筆款，你不能在路上去撿得八百盧布的。』

可以省這樣一大筆錢的希望漸漸使得蒲刺克心裏發癢，似乎幸運對他在和氣地微笑了。末了他說道：

『呸，那總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。』

『這事不要你去幹。』

『我就正怕的是這樣，這事由你去搞了出來，結果還是歸罪於我呀。』

『隨你便，那麼去付出八百盧布吧。』

『我並沒有說我不可惜這錢呀。』

『但是既然你以為這錢會回到你那裏來的，那麼你可惜什麼呢？可是，你不要太信託你的那村長職務，他們還沒有知道關於你的一切事哩。祇要他們得知了我所知道的那些——』

『你比我拿了更多的辦公廳的錢。』

『我現在不是說辦公廳的事，是說早一些時候的。』

『呵，我不怕！我是照着命令做的。』

『好吧，那個你且到別處再去訴說吧。』

書記說了這句話之後，拿起他的帽子，就走出辦公廳去了。太陽已是很低了，人們陸續從田地裏

回來。最初，書記遇着五個割草的人，肩上抗着大鐮刀，他們對他鞠躬，說道：「讚美！」○書記大人把他搽香膏的頭向着他們點了一下，但是並不說那句回答的話「永遠的」，因為他的判斷以爲一個有教養的人這樣的說是不相宜的。大家都知道，滂左爾什克是有教養的，這祇有那些含有惡意，或是一般地思想不良的人才會懷疑。他們偶爾看見有人在羣衆中露出頭來，便覺得好像是鹽放在眼睛裏一樣，使得他們睡不着覺了。

若是我們關於我們的一切有名的人物都有正確的傳記，那麼我們可以在這個非凡人的傳中見到這項事實，即是他得到最初的知識是在驢子市，那是驢子縣的縣城，羊頭村也就在這縣裏的。在他十七歲的那一年，他已經一直進到第二班，若不是爲了忽然到來了風暴，永久地打斷了他在純正學術上的前途，本來是可以同樣迅速地昇上去的。滂左爾什克曾經受到那些不公道的教員的迫害，爲青年常有的熱情所驅使，站在他的那些特別用心的同學們的先頭，同他的迫害者鬧了一場，他就撕破了他的書本，折斷他的畫圖尺和筆，拋棄了學藝女神，換了一個新的行業。在這新的行業上，他做到村會書記之職，而且正如我們已經聽說的那樣，還在夢想去做副巡檢了。他做着書記，成績也不算差。正確的知識在任何時代都引起敬重。因爲正如我曾經說過，我的這位富於同情的好主人公，在這地方，幾乎關於每個居民的什麼事情都知道一點，因此大家對他都有敬意，夾雜着些小心，生怕說不定在什麼地方得罪了這麼非凡的一個人物。就是「知識界」的人也對他鞠躬，農民們遠遠

地拿下他們的帽子來，說道：「讚美！」

可是這裏我覺得必須更清楚地說明，爲什麼滂左爾什克對於「讚美」這話不給予以普通的「永遠永遠的」回答呢？我已經說過，他以爲那在一個有教養的人是不相宜的，但是這裏還有些別的理由。凡完全自動的才能大抵是勇敢而激進的。滂左爾什克得到這樣一個信心道：「生命祇是一口氣，問題就這樣完了。」而且書記又在讀那西班牙的伊薩貝拉，一名馬德里宮廷的秘密，剛才從在華沙的滂勃勒斯勞厄耳的出版社陸續刊行的。這部小說在各方面都寫得很好，使他覺得那麼喜歡，那麼感動，有一個時候他差不多計劃要拋開一切，到西班牙去了。他心裏想道：「瑪耳福里成功了，爲什麼我不能也成功的呢？」他幾乎真是要走成了，因爲他是這個意見，以爲在他這寒儉的國度裏一個人祇是走向滅亡罷了。可是幸而他被有些事情所羈留，那便是將在這篇史詩裏隨後再要講到的。

事實上，滂左爾什克因爲讀那滂勃勒斯勞厄耳定期刊行的、使文學更增光榮的、西班牙的伊薩貝拉的結果，他對教會很有點懷疑，因此對於凡直接、間接與教會有關的也都懷疑了。這便是他不給那些割草的人普通的回答說「永遠永遠的」的理由，却祇是走下去。他走了又走，直到他遇着些少年女子，肩上抗着鐮刀，從收穫的田地上回來。她們正在走過一個大水窪，一個跟着一個，像鵝似的過去，把裙裾向後邊掀起，露出她們的紅的小腿來。那時滂左爾什克說道：

「小雀兒們，你們好？」他於是停在路中間，每一個女子走過，他便攔腰抱住她，同她親嘴，隨後推她到水窪裏去。但是這祇是鬧着玩罷了，那些女子都大聲嚷道：

「阿呀！阿呀！」笑到她們的大牙都可以看得見了。她們走過去了之後，書記聽見她們互相說

話，很有點兒喜歡。『可是那是個漂亮人兒，是我們的書記呀。』『他正年輕，像是一個蘋果哩！』第三個又說道：『他的頭上還有薔薇花氣息，所以他攔腰抓住了你的時候，你的頭就有點昏了！』

書記向前走去，心裏充滿了愉快的念頭。但是再走下去，在一間草舍近旁，他聽到一段關於他自己的談話。在那籬笆外邊，是一個茂密的櫻桃樹園，果園裏有蜜蜂，在離蜂房不遠的地方有兩個女人在講話。一個在她的圍裙上放着馬鈴薯，用小刀在削皮，別一個說道：

『啊，我的斯塔訶伐呀，我是那麼地害怕，他們會得拿我那佛蘭訥克去當兵，叫我心驚肉顫呀。』那一個女人回答道：

『你須得找書記去。若是他不能幫助你，那麼誰也不能幫助你了。』

『我的斯塔訶伐，我有什麼東西可以給他拿去呢？空手到他那裏去，是不行的。那村長還好一點，你可以給他拿雞蛋、黃油，或是腋下夾一疋布，或是一隻母鷄去，他收下任何物事不說一句廢話。但是書記看也不看。啊，他傲慢得可怕呀！你給他必須打開你的手巾包，拿出一個盧布來才好！』書記低聲對自己說道：『你將等不着我會拿你的雞蛋或是一隻母鷄的時候了。我是那種受賄的人麼？你祇拿了你的母鷄到村長那裏去吧。』

他這樣想着，便排開了櫻桃樹枝，正要叫那兩個女人，忽然聽見在他後面有一輛車子的輪聲。書記回過頭去看。在車上坐着滂微克多耳，一個年輕的學生，帽子戴在頭的一邊，嘴上啣着一支紙煙，趕車的是佛蘭訥克，就是剛才那兩個女人所講的人。

學生靠着車子的一邊，看見了滂左爾什克，便向他揮手，大聲說道：

「滂左爾什克，你怎麼？村子裏有什麼新聞？你還老是在你頭髮上塗二寸厚的膏油麼？」

「恩主的僕人！」左爾什克說，低頭鞠躬。可是在車子走遠了一點的時候，他低聲說道：

「願你在走到以前跌斷你的脖子！」

書記最討厭那個學生。他是斯科拉貝夫斯奇家的中表兄弟，每年夏天走來訪問他們。左爾什克不但討厭那青年人，而且還怕他像火一樣，因為他老是在開玩笑。他是一個大流氓，似乎是故意地戲弄左爾什克，在這個區域裏祇有他一個人看不起那書記。有一回在村議會開會的時期，滂微克多耳恰巧在場，他簡直當面說左爾什克是一個白痴，還告訴農民叫他們無須聽他的話。左爾什克很想報復一下，但是——對於那學生，他有什麼辦法呢？關於別人，他總知道一點什麼事情，可是關於滂微克多耳，他却是一點也不知道。

那學生的出現很不中他的意，所以滂左爾什克向前走去，臉色很高興，一直走到站在路旁稍遠的地方的一所草舍前面，也不停止。他看見這草舍的時候，他的臉色才又明朗起來。那是一所或者比別的還要簡陋的草舍，可是看去很是整潔。屋前的空地掃得很乾淨，院子裏散生着菖蒲。在籬笆旁邊放着些木柴，在一塊木柴上邊有斧頭夾着，柄朝着上面。稍遠一點是一間倉屋，門開着，近邊有建築物，是堆房也是牛欄。再過去是一片田地，一匹馬正在吃草，腳上拴着繩慢慢移動着。堆房前面是一個大肥料堆，上邊睡着兩隻豬。和這相近的地方有幾隻鴨子在那裏走。靠近木柴那裏，一隻公雞在木屑中間抓地，在牠找到了一顆穀子或是一條蟲的時候，牠就高聲叫道：「穀！穀！穀！」母雞們聽到呼聲，急忙地奔去，抓住了那美味，彼此互相搶奪。